



人民文学出版社

健介的王国

[英] 迈克尔·莫尔普戈 著
周小进 译



世界儿童文学名著插图本



健介的王国

〔英〕迈克尔·莫尔普戈 著

周小进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1 - 2003 - 8816 号

Kensuke's Kingdom

Michael Morpurgo

Copyright © 1999 Michael Morpurgo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健介的王国/(英)莫尔普戈(Morpurgo, M.)著;
周小进译.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6
(世界儿童文学名著插图本)
ISBN 7-02-005602-4

I. 健… II. ①莫…②周… III. 儿童文学 -
中篇小说 - 英国 - 现代 IV. I561.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25483 号

策划: 哈利·波特工作室

责任编辑: 叶显林

装帧设计: 何 婷

责任印制: 王景林

健介的王国

Jian Jie De Wang Guo

[英] 迈克尔·莫尔普戈 著

周小进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5

北京铭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62 千字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4.5 插页 1

2005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0000

ISBN 7-02-005602-4

定价 9.00 元

作者简介

迈克尔·莫尔普戈（1943—），英国当代著名作家，尤以在儿童文学方面的创作成就而蜚声英国文坛，多次摘得童书奖项，其中包括于2000年获得的英国儿童文学桂冠奖。

莫尔普戈自1975年开始发表小说，截止目前已出版九十多部作品，且被翻译成二十多种文字。

《健介的王国》是其创作的一部寓意深刻的儿童历险小说，享有当代版《鲁滨孙飘流记》的盛誉。该书曾于2000击败《哈利·波特与魔法石》，荣获英国惟一由孩子们投票选出的童书奖。

出版说明

“世界儿童文学名著插图本”汇集世界儿童文学创作的精华,其中包括各个时代、各个国家的优秀长篇小说、童话、寓言和诗歌,比较全面地代表了世界儿童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本丛书中的近现代部分,选收的大都是脍炙人口的经典名篇;当代部分选收的则是既畅销而又获得过各种不同奖项的佳作。所有作品都配以精美的插图,这些插图大都保持了原汁原味,可以让读者尽领原著的风貌。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2006年5月

献 给

格雷厄姆和伊莎贝拉

伊莎贝拉·哈钦斯、特伦斯·巴科
勒、塞戈·托尼莫托教授及其家人
为本书提供了帮助,特此致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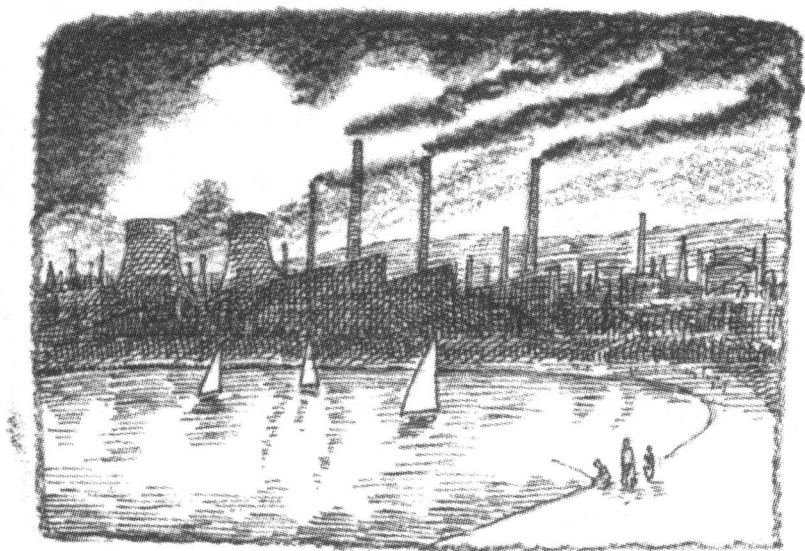
海岛地图

- ✕ 我最初登陆的地方
- ⊙ 我第一晚睡觉的山洞
- 山路
- ⊕ 健介放船的地方



目 录

第一章	佩吉·苏号	1
第二章	水,到处是水	15
第三章	航海日记	21
第四章	长臂猿和鬼	39
第五章	我,健介	57
第六章	危险!	69
第七章	无声胜有声	81
第八章	长崎人都死了	95
第九章	海龟之夜	107
第十章	凶手来了	119
后记		132
路线图		133



第一章

佩吉·苏号

一九八八年七月二十八日是我十二岁的生日。就在生日的前一天晚上,我消失了。现在,我终于可以说出那段真实而又离奇的故事。当时健介要我答应他,至少十年之内不要公开那段经历,一个字也不能说。那是健介最后的交代,所以我就答应了。因为这个承诺,我一直生

活在谎言的阴影之下。本来我可以继续隐瞒下去,但现在都过去十多年了。我读完了中学,读完了大学,事情也都想明白了。我欺骗了家人和朋友那么多年,现在到了该把我长时间消失的真相说出来的时候了,包括我死里逃生的故事。

不过,现在说出真相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健介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一个善良的人,而且他是我的朋友。我希望全世界都了解他,就像我了解他一样。

快十一岁的时候,我收到了那封信。在此之前,我过着很平常的生活。房子里住着我们四个:妈妈、爸爸、我,还有丝特拉——就是丝特拉·阿图瓦,我的牧羊犬,她的一只耳朵翘翘着,一只耳朵搭拉着,毛色黑白相间。在事情发生之前,丝特拉的预感似乎总是很灵验,但这一次大概连她也不会料到,那封信居然会改变我的生活。

现在想起来,我的童年时代早期的生活很有规律,几乎一成不变。每天早晨踏着那条马路到“猴子学校”去上学。父亲把学校称做“猴子学校”,他说那是因为孩子们在操场上总是叽叽喳喳,又叫又闹,有的还头下脚上在攀爬梯上摆来摆去。那时候,我是他的“小猴子”——如果他心情好的话。不过,他的心情总是很好。其实,我读书的学校叫做“圣约瑟夫学校”,我在那儿很开心,至

少大多数时候都很开心。每天放学之后,无论天气怎么样,我都要到游乐场去和埃迪·多兹一起踢足球。埃迪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一起踢球的还有马特、博比以及其他一些人。游乐场上到处都是泥巴,传球的时候,球会突然停下来粘在地上。我们有自己的球队,叫“泥人队”,我们自己取的名字,球队的成绩也很不错。不知道为什么,到这儿踢球的人总以为球会弹起来。等到他们发现球总是会粘在地上,我们早就领先两三个球了。如果换到别的地方踢球,我们的成绩就要差一些。

一到周末,我就为拐角处的帕特尔先生的小店送报纸。我想攒钱买一辆山地自行车。我想和埃迪一起到荒野地区去骑车爬山。但问题是,我总是攒一点花一点。到现在还是这样。

在我的记忆中,星期天总是很特别的。我们会到水库里去坐小游艇,全家都去。丝特拉·阿图瓦冲着其他的船拼命地叫,好像那儿是她一个人的地盘似的。父亲很喜欢坐小游艇,他自己说的,因为那儿的空气干净、清新,没有砖灰——他在砖厂工作。他喜欢自己动手,什么都会干。没有他修不好的东西,尽管有些东西根本没有必要修理。所以他在船上倒是如鱼得水。母亲在同一家砖厂做办公室工作,不过不是全职。她也很喜爱坐小游艇。

我记得有一次,她坐在舵手座上,迎风仰着脑袋,大

口大口地吸气。“妙极啦，”她喊道，“生活就应该是这样。美妙！太美妙了！”她总是戴着蓝色的帽子。她是我们无可争议的船长。她对风很敏感，只要有一丝微风，她就能发现。

我们在水上度过了很多快乐的日子。有时候天气不好，别人都不敢出去，我们仍旧在波浪上急速滑行，兴奋得不得了，简直是忘乎所以。有时候一丝风没有，我们也照样出去。有时候整座水库里只有我们这一艘游艇。我们就坐在游艇上钓鱼——哦，对了，钓鱼我可比他们俩都强。丝特拉·阿图瓦在我们背后蜷缩着身子，无精打采的，因为水面上没有别的船，她没了叫的对象。

后来，我们就收到了那封信。信从邮箱里塞进来的时候，丝特拉·阿图瓦把它咬得一塌糊涂。上面有好几个洞，信封也弄潮了，但信上的字还可以看清楚。砖厂要关闭了。他们俩都是裁减的对象。

那天早晨吃早饭的时候，大家都没说话。以后的星期天，我们再也不到水库里坐游艇了。我用不着问为什么。他们俩都在努力找别的工作，但都没有结果。

痛苦慢慢地爬进了我们的房子。有时候我回到家里，他们俩都不说话。他们还经常争吵，都是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以前可不是这样。父亲再也不在屋里屋外修修补补了。反正他也很少在家。要么在外面找工

作,要么待在酒吧里。回家以后,他就坐在那儿,翻着那些没完没了的帆船运动方面的杂志,什么话也不说。

我不想待在家里,尽可能到游乐场上去踢足球。可是后来埃迪搬走了,因为他父亲在南边什么地方找到了工作。他一走,足球就不是原来的足球了。“泥人队”解散了。一切都变了样儿。

一个星期六,我送完报纸回到家里,发现母亲正坐在楼梯上哭。她一直都很坚强。我以前从没见过她这个样子。

“要饭的傻瓜,”她说,“你爸爸是一个要饭的傻瓜,迈克尔,他就是一个傻瓜。”

“他怎么啦?”我问她。

“他走了。”她告诉我,我还以为她是说他永远不回来了呢。“他根本不听别人的道理,就是不听。他说,他早就有这个想法了。他不告诉我到底是什么想法,只说他已经把车卖了,我们要搬到南方去,他会给我们找一个地方住。”我松了一口气,实际上心里还挺高兴。搬到南方离埃迪肯定要近一点。她又说:“他以为我会离开这座房子,我告诉你,让他趁早别打这个主意。”

“为什么不离开?”我说,“反正这儿也没什么了!”

“这儿有房子,这是最基本的。还有外婆,还有学校。”

“别的地方也有学校啊。”我对她说。听了这句话，她突然发起脾气来，我从没见过她发这么大的火。

“你想知道到底为了什么事吗？”她说，“是为了你，迈克尔，你上午送报纸去了。知道你爸爸怎么说吗？想不想听？我告诉你！‘你知不知道？’他说，‘这个家里只有一份微薄的收入——就是迈克尔送报纸的钱。你知不知道我心里是什么感受，啊？我儿子才十一岁。他有工作，我却没有！’”

她停了一会儿，定了定神，眼睛里盈满了泪水，然后又继续说道：“我不会搬家的，迈克尔。我生在这儿。我不走。不管他说什么，我是不会走的。”

大约一个星期之后，家里的电话响了，当时我也在场。我知道是父亲的电话。母亲没怎么说话，所以我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儿。然后母亲让我坐下来，把事情告诉了我。

“他的声音不一样了，迈克尔。我是说，这回像以前的他了，没错，像以前的他。我们刚认识的时候，他就是这个样子。他给我们找了一个地方。‘把东西收拾收拾，来吧。’他说。费勒姆。南安普敦附近。‘就在海边。’他说。你听我说，这回他和往常可是大不一样了。”

父亲的确像是变了一个人。我们下火车的时候，他在车站接我们，他的眼睛又亮了起来，不时发出爽朗的

笑声。他帮我们拿着箱子。“快了，”他一边摸着我的头发一边说，“你等着瞧吧，小猴子。我都安排好了，一切都安排好了。劝我也没有用，你们俩都别费这个心思了。我已经打定主意了。”

“什么事？”我问他。

“以后你就知道了。”他回答。

丝特拉·阿图瓦在我们前面蹦蹦跳跳，尾巴高高地扬着，她很高兴。我想，当时我们都很高兴。

最后，我们上了一辆公共汽车，因为箱子实在太重了。下车的时候，我们已到了海边。四周似乎见不到一座房屋，只有一个供帆船停靠的码头。

“我们到这儿来干吗？”母亲问。

“我想让你见一个人。我的一位好朋友。她的名字叫佩吉·苏。她一直想见你。你的事我都跟她说了。”

母亲满脸疑惑，皱着眉头看着我。我也搞不清楚。不过有一件事情我敢肯定，他是有意把事情弄得这么神秘的。

我们拎着手提箱摇摇晃晃地走着，海鸥在头顶上高声鸣叫，帆船的风帆猎猎作响，丝特拉冲着一切叫个不停。最后，他在一块跳板旁停了下来，然后带着我们走上了一艘闪闪发亮的深蓝色帆船。他放下箱子，转过身来，脸上堆满了笑容。

“就是她。”他说,“我来介绍一下。这就是佩吉·苏。我们的新家。怎么样?”

考虑到当时的情况,母亲还算比较平静。她没有冲他大喊大叫,只是静静地走了过去。后来我们来到了厨房,一边喝茶一边听父亲解释,她仍旧很安静。

“你知道,这可不是一时冲动。我考虑了很久啦,在工厂里那么多年一直都在考虑。不过,那些日子里,这对我来说也许只是一个梦。现在想想可真有意思:如果不是丢掉了工作,也许我永远都不敢行动,一辈子都不敢。”他知道我们没听懂他的话。“好啦,我是这样想的。我们最喜欢做的事是什么?航行,是吧?我想,如果我们能够乘船环游世界,那岂不是很美妙?有人已经这样做过。出海远航,他们是这样说的。我在杂志上读到过。

“我刚才说过,开始的时候那只是一个梦。后来呢?没有了工作,也找不到工作。那个家伙怎么说的?‘骑上自行车吧!’^①那为什么不能乘上船呢?我们有砖厂发的解聘补助,虽然钱很少。还有一点儿积蓄,还有卖车的钱。加起来没多少,但够用了。这笔钱拿来干什么呢?可以像其他人一样,把钱存到银行里。可存起来又能干什

① 1981年英国失业人员举行示威游行,当时的保守党主席诺曼·特比特对工人说:“三十年代我父亲失业了,可他并没有参加暴乱。他骑上自行车,找工作去了。”后来“骑上自行车吧!”便成为一句流行的口号,即让工人自己寻找就业的机会。

么呢？难道眼睁睁地看着钱一天一天地减少，最后一文不剩？我想，也许我可以用这笔钱做一件特别的事情，一件一辈子只有一次机会的事情：我们可以去环游世界。去非洲。去南美洲。去澳大利亚。去太平洋。可以亲眼看看那些只有梦里才能看到的地方。”

我们目瞪口呆地坐在那儿。“哦，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他接着说，“你们在想：我们以前只在水库上航行过，而且坐的只是小游艇。你们在想：他发疯了，脑子出问题了。你们在想：这太危险了。你们在想：我们要完蛋了。但我都考虑清楚了。我甚至还考虑到了外婆——没有关系的。我们不会一去不回的，是吧？回来的时候，她还在这儿，不是吗？她身体非常健康。”

“我们的钱够了。我算过了。我们要培训六个月。会离开一年，也许是十八个月，那要看我们的钱能维持多久。我们会安全地航行，不会有问题的。妈妈，你要去考帆船驾驶执照。噢，我没说过吗？我刚才没说吗？你当船长，妈妈。我当大副，干杂活。迈克尔，你是服务生，还有丝特拉——嗯，丝特拉可以当船上的猫^①。”他说个不停，激动得气都喘不过来了。“我们慢慢来。先穿过海峡到法国去，也许还可以绕到爱尔兰去。我们会慢慢了解这艘

① 早期航海者为了控制船上的老鼠等，每次出海必带猫同行，所以猫是船上重要的一员。